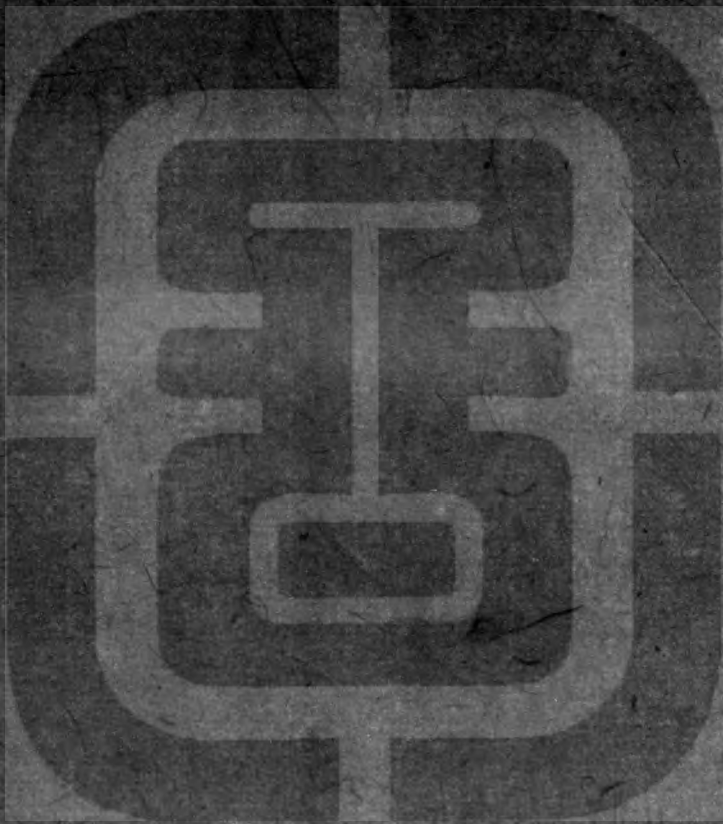


申

38

77



水珠

水珠

水珠



第六集

學津討原

琴川張氏藏板

學津討原第六集

西京雜記六卷

梁吳均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

唐温大雅

吳越備史四卷補遺一卷

宋錢儼

靖康記聞一卷拾遺一卷

宋丁特起

北狩見聞錄一卷

宋曹勛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

建炎復辟記一卷

松漠紀聞一卷續一卷

宋洪皓

西使記一卷

元 劉 郁

燕翼詒謀錄五卷

宋 王 栾

庚申外史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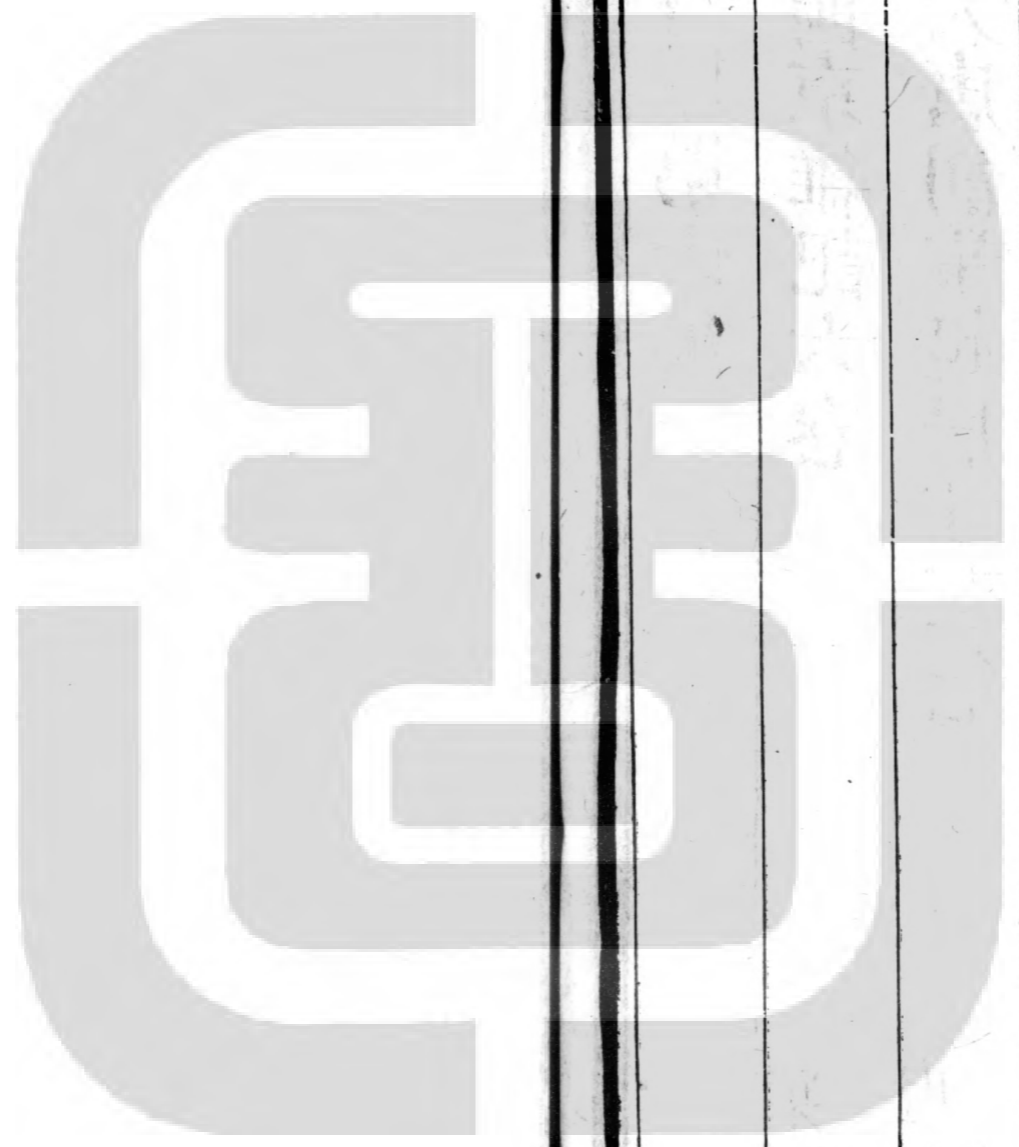
明 權 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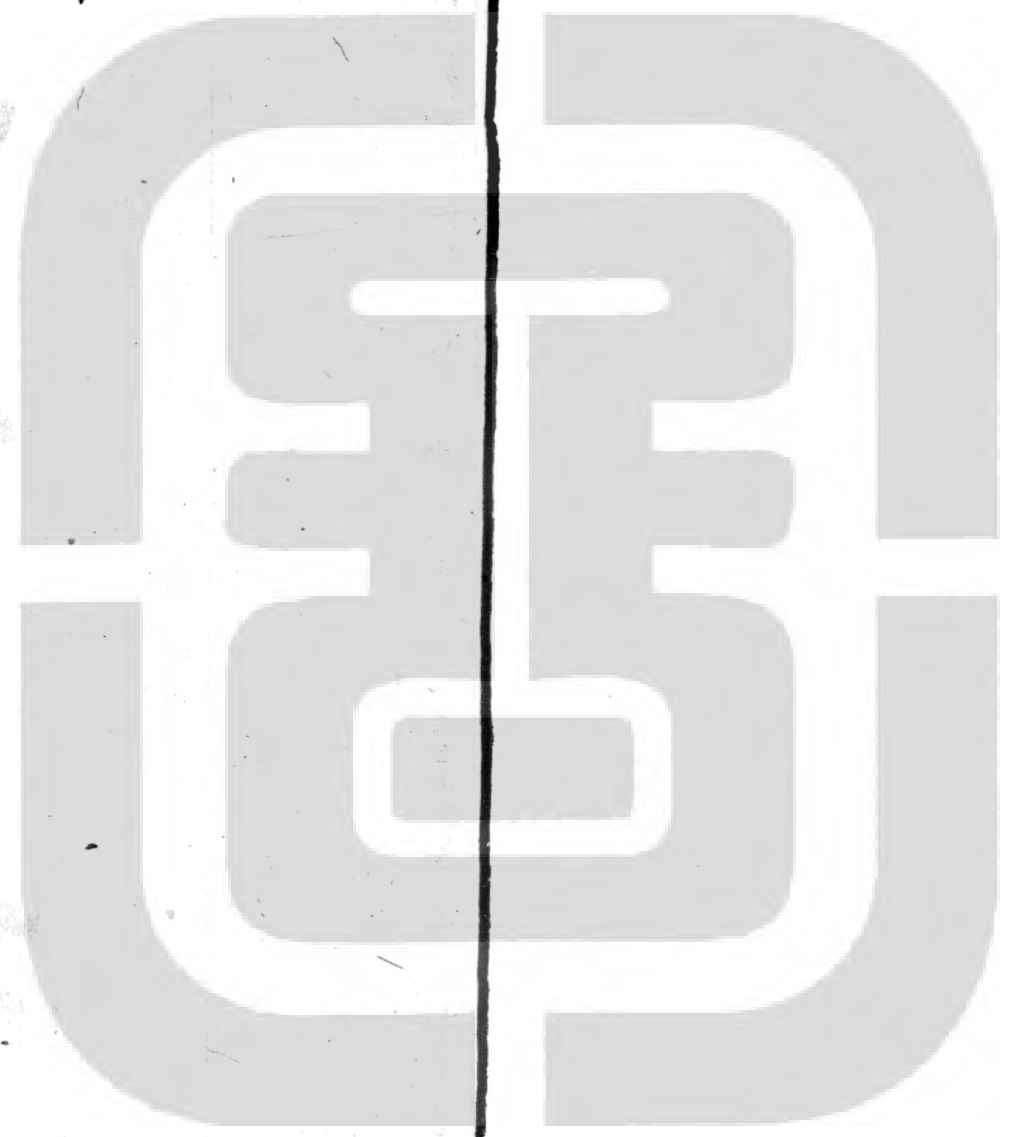
復辟錄一卷

明 楊 暄

綏寇紀畧十二卷補遺三卷

國朝 吳偉業





西

東

東

西

西京雜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西京雜記六卷舊本題晉葛洪撰洪有肘後備急方已著錄黃伯思東觀餘論稱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說葛稚川採之其稱余者皆歆本文云云今檢書後有洪跋稱其家有劉歆漢書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有小異同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補漢書之闕云云伯思所說蓋據其文案隋書經籍志載此書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漢書匡衡傳顏師古

註稱今有西京雜記者出於里巷亦不言作者爲何人至段成式西陽雜俎廣動植篇始載葛稚川就上林令魚泉問草本名今在此書第一卷中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毛延壽畫王昭君事亦引爲葛洪西京雜記則指爲葛洪者實起於唐故舊唐書經籍志載此書遂註曰晉葛洪撰然西陽雜俎語資篇別載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晁公武讀書志亦稱江左人或以爲吳均依託蓋卽據成式所載庾信語也

今考晉書葛洪傳載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要方肘後備急方並諸雜文共五百餘卷並無西京雜記之名則作洪撰者自屬舛誤特是向歆父子作漢書史無明文而以此書所紀與班書參校又往往錯互不合如漢書載文帝以代王卽位而此書乃云文帝爲太子漢書載廣陵王胥淮南王安並謀逆自殺而此書乃云胥格猛獸陷脰死安與方士俱去漢書楊王孫傳卽以王孫爲名而此書乃云名貴似是故謬其事以就

洪跋中小有異同之文又歆始終臣莽而此書載
吳章被誅事乃云章後爲王莽所殺尤不類歆語
又漢書匡衡傳匡鼎來句服虔訓鼎爲當應劭訓
鼎爲方此書亦載是語而以鼎爲匡衡小名使歆
先有此說服虔應劭皆後漢人不容不見至葛洪
乃傳是以陳振孫等皆深以爲疑然庾信指爲吳
均別無他證段成式所述信語亦未見於他書流
傳旣久未可遽更今姑從原跋兼題劉歆葛洪姓
名以存其舊其書諸志皆作二卷今作六卷據書

錄解題蓋宋人所分今亦仍之其中所述雖多爲
小說家言而摭採繁富取材不竭李善註文選徐
堅作初學記已引其文杜甫詩用事謹嚴亦多採
其語詞人沿用數百年久成故實固有不可遽廢
者焉

西京雜記序

漢之西京惟固書爲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繕也仲尼約之寶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爲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此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鈔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遡憶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妻遺衍之類是也其

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
奉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
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
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奧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
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雜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
又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遐收
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爲史家之一慨也吳郡黃省
曾撰

西京雜記目錄

卷一

蕭何營未央宮

昆明池養魚

八月飲酎

止雨如禱雨

天子筆

几被以錦

吉光裘

戚夫人歌舞

縊殺如意

樂遊苑草木蟲鳥

終南山華蓋樹

劍光射人

七夕穿鍼開襟樓

身毒國寶鏡

西京雜記目錄
霍顯為淳于衍起第贈金

旌旗飛天墮井

宏成子文石

黃鵠歌

送葬用珠襦玉匣

三雲殿

掖庭殿閣富麗

珊瑚高丈二

玉魚動蕩

上林名果異木

常滿燈被中香爐

飛燕昭儀贈遺之侈

寵擅後宮

卷二

畫工棄市

方朔設奇救乳母

五侯鯖

公孫宏粟飯布被

女帝良馬九乘

武帝馬飾之盛

茂陵寶劍

相如死渴

趙后淫亂

作新豐移舊社

陵寢風簾

揚雄夢鳳作太予

百日成賦

仲舒夢龍作繁露

讀千賦乃能作賦

聞詩解頤

惠生嘆息

搔頭用玉

精弈棊禪聖教

彈棊代蹴鞠

雪深五尺

四寶宮

河決龍蛇瀆沫

百日雨

五日子欲不舉

雷火然木得蛟龍骨

酒脯之應

梁孝王宮園

魯恭王禽鬪

流黃簞

買臣假歸

卷三

籙術制蛇御虎

淮南與方士俱去

揚子雲載輜軒作方言

鄧通錢文侔天子

儉葬反奢

介子棄觚

曹敞收葬

文帝思賢館

廣陵死力

辨爾雅

袁廣漢園亭之侈

五柞宮石麒麟

咸陽宮異物

鮫魚荔枝

高帝侍兒言宮中樂事

何武葬北邙

庄作葬文

淮南鴻烈

公孫子

長卿賦有天才

賦假相如

大人賦

白頭吟

樊噲問瑞應

霍妻雙生

文章遲速

卷四

真算知死

曹算窮物

因獻命名

董賢寵遇過盛

三館待賓

閩越鵬蜜

滕公葬地

韓嫣金彈

司馬良史

梁孝王忘憂館時豪七賦

五侯進王

河間王客館

年少未可冠婚

勁超高屏

元后燕石文兆

玉虎子

紫泥

日射百雉

鷹犬起名

長鳴雞

陸博術

戰假將軍名

長嘯塵落瓦飛

古生雜術

婁敬不易旃衣

卷五

母嗜雕胡

琴彈單鵠寡鳧

趙后寶琴

鄒長倩贈遺有道

大駕騎乘數

董仲舒天象

郭舍人投壺

象牙簞

賈誼鵬賦

金石感偏

卷六

文木賦

廣川王發古冢

記冢中事

太液池五舟

孤樹池

昆明池舟數百

玳瑁牀

書太史公事

皇太子官

兩秋胡曾參毛遂

西京雜記目錄

西京雜記卷第一

晉 丹陽 葛洪 集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
 闕未央宮周廻二十三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廻
 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
 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闕凡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戲
 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廻四
 十里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
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祠如求
雨灋

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
之以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爲
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書滴
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夏設羽扇冬設繒

扇公侯皆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扇爲橐以憑之不
得加綈錦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人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
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
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

霄

戚姬以百鍊金爲彊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
玉耀光等各四枚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傅戚姬使舊趙王內傅趙媼
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
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
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駟車入見乃厚賜力士
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
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
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葳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
人謂爲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葳菰之有首
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多紫龜綠
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鷓鴣鷓鴣鷓鴣動輒成羣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蘼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
如蘿勒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藜條如車蓋葉一
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
蓋樹亦生熊耳山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

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琉璃爲劍匣
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
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漢祿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以習之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
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
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卽大
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
織成錦一日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
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
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
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一百萬黃金百兩爲起第
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爲爾成何功而報我
若是哉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
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等
諫不聽後卒自殺

五鹿充宗受學於宏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之授以文石大如鷲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也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踟蹰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

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鑾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簟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白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

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
缺窓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
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
人丁緩李菊巧為天下第一締構既成向其姊子樊
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
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
景常欲燃

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

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

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大谷梨細葉

梨標葉梨金葉梨出琅琊王野家瀚海梨出瀚海北

東王梨出海紫條梨○棗七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

華棗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栗四侯栗榛栗瑰

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桃十秦桃欬桃細核桃

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櫻桃含

桃○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

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魯李燕李蠻

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綠柰花綠○查三蠻

查羌查猴查○裨三青裨赤葉裨烏裨○棠四赤棠

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葉梅紫花梅同心梅

麗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才有蓬萊杏東郡都尉干吉

所獻一株花雜五色○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

六出云是仙人所食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棹十

株○白銀樹十株○黃銀樹十株○槐六百卅株○

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

株○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

○鳴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十株○離

婁樹十株○白俞榴杜榴桂蜀漆樹十株○柗四株

○樅七株○栝十株○楔四株○楓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隣人

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右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

之奇又作臥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出房風其法

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

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鑪鏤為奇禽恠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嘉

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

金花紫輪帽 金花紫羅面衣 織成上襪 織成下

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

錯繡襜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瑠 琥珀枕 龜文枕 珊

瑚玦 馬腦彊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

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 五層金

博山香爐 迴風扇 柳葉席 同心梅 含枝李

青木香 沈水香 香螺卮 出南海一各丹螺 九真雄麝

香 七枝鐙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

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

一皆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卷第一

西京雜記卷第二

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
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
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闕氏於是
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
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
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
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
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

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

公孫宏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宏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臬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宏嘆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鸞騮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有來

五宣能御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璫石爲勒
白光琉璃爲鞍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
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
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花以飾其上猶以不鳴
爲患或加以鈴鑼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鍾磬動若飛
幡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
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熊羆
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
使獻二十枚

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鸚鵡
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頸而
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
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
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
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
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
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

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
傳於世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
曲趙后悅之自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着輕絲
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允嗣
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
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年
爲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
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
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
此爲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
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
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
帝旣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
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
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
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元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元經夢吐鳳凰集元之上頂而滅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

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賦千首乃能爲之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恠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西京雜記卷之二
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權笑衡
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
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
不返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
曰栗犢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
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
談而此中多有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
玉玉價倍貴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曰夫子
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

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
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
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蹢躅如
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按厠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

人謂之四寶宮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
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
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
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
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
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
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
骨一具鮫骨二具

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
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
而去後卽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二壺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
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
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

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魯恭王好鬪鷄鴨及鵝鴈養孔雀鳩鵲俸穀一年費二

千石

會稽歲時獻竹簟供御世號為流黃簟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

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

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西京雜記卷第二

西京雜記卷第三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

黃公少時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

立與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

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

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

漢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

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

撮土為山巖嘘吸為寒暑噴嗽為雨霧王亦卒與諸

方士俱去

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禪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

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爲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墓嶺上

西京雜記卷之三
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鵞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爲獸嶼激水爲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鵝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

中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騏驎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鄜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

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璣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矜人有疾病

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

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旣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

皆復爲民妻也

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
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
之何必故邱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
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柏樹五株至今茂盛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
教號爲淮南子一日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
子雲以爲一出一人

公孫宏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
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
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
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
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

如乃止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矚則呪之火花則拜之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者爲兄後

生者爲弟今雖俱曰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

者宜

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

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

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禱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西京雜記卷之三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
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
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
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卷第三

西京雜記卷第四

安定皇甫嵩真元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真
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
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
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真旨故不敢言今果
後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
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
卽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

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蔬肴菽悉知其所乃曰此貴業之廣何供饋之褊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豕一頭厨中荔枝一枰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元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駟馬者乃命其子曰駟字叔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花藹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

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便門東西各三門隨
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
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
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曰翹材館以待大
才次日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
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
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
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鵝黑鵝各一
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嘶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
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槲滕公以燭照
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
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
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
也吾死其卽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

西京雜記卷之四
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媽出彈輒隨之望
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
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本紀
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
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
枚乘爲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
紫葉萋微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旣上下而好

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蟬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
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
而翫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
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

梁人作諸蔗
酒名金漿

庶羞千族盈滿

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鏗啾唧蕭條寂寥
雋又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空銜鮮而嗽
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
躍躍奮皓翅之穢穢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謹

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籩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
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
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爲
歡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
葉懷我德聲質如紺縹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
詩歎邱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鄒陽爲酒賦其辭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
者頑駘皆混麴邱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

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醪醑甘滋
泥泥清醪旣成綠瓷旣啓且筐且漉載筥載齊庶民
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淶鄴程鄉若下
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停凝醪醇酎千日一醒
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
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璫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
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
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盃覆觴
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

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公孫乘爲月賦其辭曰日出暎兮君子之光鷓雞舞於
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
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修堞而分鏡旣少進以
增輝遂臨庭而高暎炎日匪明皓璧非淨躔度運行
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輪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
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暎以流黃畫以古烈暵暵昂昂
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
煩寃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
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聳者磨礱齊
貢金斧楚入名工廼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廻
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
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梁孝王入朝與上爲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頓首謝
曰有五男卽拜爲列侯賜與衣裳器物王薨又分梁
國爲五進五侯皆爲王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
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
兒堪弁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
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
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
有室兒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
兒堪室矣餘日賈朝至闔而遺其舄帝曰兒真幼矣
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
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
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
也

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中
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

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以
三春之月爲茅障以自翳用雉矢以射之日連百數

西京雜記卷之四
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州蘆葦
爲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也陽死其
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爲上客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
爲之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
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楊
萬年有猛犬名青駮買之百金

成帝時交趾越巂獻長鳴鷄伺晨雞卽下漏驗之晷刻
無差鷄長鳴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
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
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元高高元屈
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
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六博經一篇今世傳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
爲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擣菹之術爲都

西京雜記卷之四
掾史四十餘年善訑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
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
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脫
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
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脫
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西京雜記卷第四

西京雜記卷第五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
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
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
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不
能自攝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
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公孫宏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
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着冠
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
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
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
倍紀爲纒倍纒爲襪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
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
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

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
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
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
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
以俟嘉譽 宏答爛敗不存

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大僕執轡大將軍
陪乘名爲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候二人駕一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三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左右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倉曹屬戶曹屬東曹掾西

曹掾駕一左右各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左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

中護軍騎中道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左

隊百匹左

騎隊十左右各五

前軍將軍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射聲翊軍校尉駕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驍騎將軍遊擊將軍駕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此分為八校左四右四

護駕御史騎左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旂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關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右左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郎三人騎三分

護駕尚書三中道

相風烏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爲十二校左右各六

殿中御史騎左右

典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畢罕左右

御馬三分

節十六左右八

華蓋中道

自此分爲十六校左右八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爲二十校滿道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華蓋

自此後麋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

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

則熏蒿歆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
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
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
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
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
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
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
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
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

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
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
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喬露則結味而
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
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
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禳疹之妖也敝曰四
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
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
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

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於盛夏欵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

其暖而上蒸成雲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

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擊梟於掌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武帝以象牙爲簞賜李夫人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箬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旣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

西京雜記卷之五
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採薪還晚趨舍未至
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爲鹿也卽以斧搥之斧缺柯
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
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西京雜記卷第五

西京雜記卷第六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
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
枝幼雛羸殼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噉鳴啼載重雪
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
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花葉分披條枝
摧折旣剝旣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
鳳翔青縹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
屯雲薄霧濃霧廓宗驥旅雞族雉羣蠋繡鴛錦蓮藻

芟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
舒卷修竹暎池高松植巘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
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風鬱第穹隆制爲杖几極麗
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製爲盤盃采玩
踟躕猗歟君子其樂只且恭王大悅顧眄而笑賜駿
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藏
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尉每
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

奇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櫛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
手捫櫛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
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盃一枚銅劔二枚金
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
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
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
侍皆武冠帶劔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

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
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屏
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鏤一具或在牀上
或在地下似是帳麋朽而銅鏤墜落牀上石枕一枚
塵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
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
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
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

二十許俱東首裸臥無衣衾饑膚顏色如生人鬢髮
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攫犬捧燭石人男女
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
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
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書滴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
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

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
生人

樂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
逐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
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
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太
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黏樹一株
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爲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
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於葆麾蓋照灼涯渙余少
時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爲牀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
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
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
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
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

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
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
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
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尙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
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
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
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

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
三年于茲未有被辱于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
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旣還乃向所
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
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
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
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旣而知野人毛遂
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
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

鼠未腊者亦爲璞月之旦爲朔車之輶亦謂之朔名
齊實異所宜辨也

跋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
乙丙丁紀其卷數先公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
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
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
十帙帙十卷合爲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攷
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

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
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
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
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
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
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

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
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爲一帙庶免淪沒焉
末卷記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公傳之云云按所

西京雜記卷之六
謂先公者歆之于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爲洪父傳之
非是陳氏云未必是洪作晁氏云江左人以爲吳均
依託爲之俱未可攷至若邇來坊刻作劉歆撰抑可
笑矣據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後人所分也余
喜其記書真雜一則一事錯出別見令閱者不厭其
小碎重疊云湖南毛晉識

西京雜記卷之六

終



